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阿 夏



阿 夏

〔俄〕屠格涅夫 著

苍 松 译

当时我约莫有二十五岁光景（N. N. 开腔了），现在您已经很清楚，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刚摆脱监护就去国外，不是为了去“完成我的学业”，就像当时人们所说的，而只不过是想去见见世面。那时我身体健康、年轻、快乐，我的钱用不完；我还没有什么事需要操心——总而言之，我的日子过得无忧无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当时我也没有想到，人非草木，他的黄金时代是不能持久的。年轻时吃的是金色的蜜饼，就以为这是最起码的食粮，但是乞讨面包的日子会到来的。不过这样讲是无济于事的。

我出国游历没有任何目的，也没有计划，我喜欢什么地方，就在那儿停留下来，一觉得要去看看新的面孔——即人的面孔，我立刻就上路，继续游览。只有人才是我感兴趣的。我对引人入胜的古迹、珍贵的收藏品都丝毫不感兴趣。一看见向导我心里就感到厌恶、烦闷。我在德累斯顿^①的 Grüne

① 德国地名。

Geweölbe^①里几乎发狂了。大自然曾经异乎寻常地拨动过我的心弦，可我却不喜欢所谓的大自然的美、奇特的山脉、悬崖和瀑布；我不喜欢让大自然捆住我的手脚，受它的干扰。可是人脸，活人的面孔——人们的谈吐、他们的举止、笑声——这些对我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人群中间，我总是觉得特别轻松愉快，我很高兴到别人所去的地方去，别人喊叫，我也喊叫，同时我也喜欢看看别人是怎样喊叫的。我以观察人为乐儿……我甚至不仅仅观察他们——而是怀着说不出来的快乐心情、永远不能满足的好奇心在深入地研究他们。可我又扯到题外去了。

大约二十年前，我在德国莱茵河左岸的一座Z小城里住了下来。我深居简出，因为不久前有个年轻寡妇刺伤了我的心。我是在矿泉上跟她相识的。她长得非常漂亮，人又聪明伶俐，她跟一切人，自然也跟我这个罪人眉目传情，任意撒娇。起先甚至怂恿我，后来却严重地伤了我的心，因为她跟一个脸红扑扑的巴伐利亚中尉勾搭上了，就把我抛在一边。说实在的，我心里的创伤并不是很深的，不过我认为必须让自己过一段悲伤而孤独的日子——年轻人消愁解闷的办法有的是！于是我就在Z小城里住了下来。

我所以喜欢这座小城是因为它坐落在两座很高的山冈的脚下，我喜欢它那些断垣残壁和宝塔、那些古老的菩提树，以

① 德语：绿色的穹隆。是德累斯顿的一家博物馆的名称。该馆被称做“珍宝陈列馆”，馆内收藏着珍贵的珠宝艺术品和十六至十七世纪贵重的神像。

及横跨在清澈的莱茵河支流上的那座陡桥——而主要的是那儿出产的美酒佳酿。傍晚太阳刚一落山（那是在六月里），立刻就有长得非常漂亮、淡黄色头发的德国少女在这座小城的狭窄街道上散步了。她们碰见外国人，就用令人愉快的嗓音说道：“Guten abend!”^① 其中有些少女甚至在月亮已经从那些古老的房屋的尖顶后面冉冉升起，那些石砌的小马路在凝然不动的月光下清晰地显现出来的时候，还不肯离去。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在这座小城里漫步，月亮好像从澄清的天空中凝视着它，这座小城感觉到月亮的凝视，敏感地、宁静地站在那儿，整座小城沐浴着月亮的光辉，那宁静的、同时又微微激动着心灵的光辉。那风标在高耸的、哥特式的钟楼上闪耀着淡淡的金光，在那黝黑而光滑的河面上也有一道道同样的金光交相辉映着；在那些瓦屋顶下面狭窄的窗子里点燃着细长的蜡烛（德国人很节约），烛光十分暗淡；葡萄藤从石砌围墙里面神秘地伸出了它们那鬃曲的茎蔓；在三角形广场上一口古井近旁的阴影里有个什么东西晃动着；忽然间传来了巡夜人的没精打采的哨子声；一条温顺的狗轻轻地吠叫着；空气那么轻柔地抚摸着脸颊，菩提树散发出多么浓郁的芬芳，以至胸脯不由得舒展开，越来越深地呼吸着，此时，“格蕾岑”^② 这个名字——不知道是感叹呢，还是发问——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① 德语：“晚安！”

② 德国著名作家歌德所作的《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格蕾岑是玛格丽特的小名。

Z 小城离莱茵河有两俄里路程。我常常去观看这条雄伟的河流，我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栲树下的石凳上，一连能坐上好几个小时，心里多少有点勉强地想念着那个狡黠的寡妇。一尊脸几乎带稚气的、被利剑刺穿的胸脯上有一颗鲜红的心心的圣母小雕像忧郁地从栲树的枝条间显露着。对岸是 L 小城，比我居住的那座小城稍微大点儿。有一天傍晚，我坐在我喜爱的那条长凳上，时而望望河流，时而望望天空，时而望望葡萄园。在我面前，几个浅色头发的男孩在一条被拖到了岸上、涂了柏油的船底朝天搁在河岸上的小船船舷上爬来爬去；几条小船扯着微微鼓起的风帆，慢慢地驶过；微呈绿色的波浪打旁边滚过，微微起伏着，汨汨作响。忽然有一阵音乐声飘到了我的耳朵里，我谛听起来。L 小城里在演奏华尔兹舞曲；低音提琴断断续续地呜呜作响，小提琴拉出含糊不清的曲调，长笛流畅地吹奏着。

“这是什么？”我问一个走到我跟前的老头儿，他穿着绒背心、蓝长袜和带扣子的鞋子。

“这个嘛，”他先把他的烟斗从嘴角的一边移到了另一边，然后回答我说，“从 B 城来的几个大学生在举行酒会。”

“我要去看看他们的 *kommers*^①，”我在心里寻思着，“况且我还从来没有到过 L 小城呢。”我找到了一个船夫，就摆渡到对岸去了。

① 德语：大学生团体的酒会。

二

或许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kommers* 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特殊而且隆重的盛大宴会，参加这种宴会的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或是加入同乡会 (*landsmannschaft*) 的大学生。所有这种酒会的参加者几乎都穿着很久以前就规定了的德国大学生的制服：轻骑兵的短外衣、高统靴、带一定颜色的帽圈的帽子。宴会通常是由大学生头领，即同乡会会长主持的，大学生们聚集在一起一直畅饮到第二天早晨，他们喝酒、唱歌——《*Landesvater*》^①，《*Gaudeamus*》^②——抽烟、痛骂市侩们，有时他们还雇一个乐队。

在 L 小城里一家挂着“太阳”招牌的旅馆前面的临街花园里举行的正是这种酒会，旅馆和花园上空都飘扬着旗子，大学生们都在修剪过的菩提树下靠桌而坐，在其中的一张桌子底下躺着一只躯体庞大的叭喇狗^③。乐师们正在旁边一座爬满常春藤的亭子里卖力地演奏着，不时地喝啤酒来提精神。在花园临街的低矮的篱笆外面攒聚着很多人：L 小城里善良的居民们不肯错过一睹外来客人的机会。我也挤入了这一群观众里面。我很高兴观看那些大学生们的脸，看他们拥抱、呼喊、年轻人那天真的矫揉造作的神态、热情的目光和无缘无

① 德语：《臣民之父，即国君》，是一首古老的德国歌曲。

② 德语：是一首用拉丁文写的古老的大学生歌曲，歌颂狂欢和人生乐趣的享受。

③ 一种粗壮、嘴大的凶猛的狗。

故的笑声——人世间最欢快的笑声，所有这一切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的欢乐而沸腾的生活，这种奋发向前的激情——不论怎么，只要奋发向前，这种无邪的放纵感动了我，也激励了我。“要不要参加到他们中间去？”我不禁问自己……

“阿夏，你看够了吗？”在我身后一个操俄语的男人声音忽然问道。

“再等一等，”另一个操着同样语言的女人声音答道。

我倏地掉转身去……我的视线落到了一个漂亮的、头戴制帽、身穿宽大短上衣的年轻人身上。他挽着一个身材不高的姑娘的胳膊，这个姑娘戴了一顶草帽，她的脸蛋的上半部整个儿给草帽遮没了。

“你们是俄国人吗？”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那个年轻人笑了笑，低声说：

“是的，俄国人。”

“我无论如何想不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我刚开了腔。

“我们也想不到，”他打断了我的话，“那有什么关系？这更好嘛。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加金，这是我的……”他嘎嚅了一会儿，“我的妹妹。请问您的大名？”

我说了自己的姓名，我们就交谈起来了。我知道了加金和我一样，也是为了寻求快乐来旅行的，一星期前他来到了L小城，就在这儿住了下来。说老实话，我不愿在国外跟俄国人相识。凭他们的步态、衣服式样，而主要的是凭他们脸上的神情，我甚至老远就能认出他们。那种自鸣得意的、瞧不起人的、常常是盛气凌人的神态会忽然变成谨慎小心的、怯

生生的样子……他们突然警觉起来，眼睛不安地溜来溜去。……“天哪！我是不是说了傻话？大家是不是在嘲笑我？”他们那种慌张的目光似乎在说……一会儿之后，原先那庄严的神情又恢复了，有时还与茫然的困惑表情互相交替着。是的，我躲避过俄国人，可是加金却立刻使我产生了好感。世间竟有如此讨人喜欢的脸：任何人都乐意瞧上一眼，仿佛它们会给您温暖和爱抚。加金就有一张这样的面孔，十分可爱而又令人感到亲切。他还长着一双目光柔和的大眼睛、一头柔软的鬃发。他说起话来，您甚至还没有看见他的脸，光凭他的嗓音就会觉得他在微笑。

那个他称做自己妹妹的少女，我乍一看就觉得非常漂亮。她那张微微黝黑的圆脸有着某种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地方。她的鼻子细小，脸颊几乎是孩子气的，那双眼睛明亮而乌黑。她身材苗条，但似乎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她一点儿不像她的哥哥。

“您愿意上我们那儿去吗？”加金问我。“这些德国人，我们都似乎看够了。说真的，我们的大学生一定会打破玻璃，砸烂椅子的，不过这些大学生都太温文尔雅了。阿夏，你认为怎样，我们该回家了吧？”

这个少女同意地点了点头。

“我们住在郊外，”加金继续往下说，“在葡萄园里坐落在高处的一所单独的小房子里。我们住的地方可好呢，去瞧瞧吧。房东太太答应过给我们做酸牛奶。现在天快要黑了，您最好等月亮出来后再渡过莱茵河。”

我们一同走了。我们穿过了那低矮的城门（四周围着一

堵用鹅卵石垒成的古墙，连墙上的炮眼也还没有倒塌），来到了田野，沿着石砌围墙走了百来步路，在一道狭窄的便门前面站住了。加金打开了门，领我们沿着一条很陡的小径上山去。在两边阶地上长着葡萄，太阳刚落山，那嫣红的余晖照在那绿色的葡萄藤上，照在那挺拔的杆子上，照在那布满砂砾的干燥的土地上，也照在一所黑色横梁倾斜的、有四扇明窗的小房子的白墙上，这所房子矗立在我们正在攀登的那座山的山巅上。

“这就是我们的住所！”我们一走近那所小房子，加金就扬声说道。“房东太太拿牛奶来了，guten abend, madame! ①……我们马上就吃些东西，可是首先，”他补充说，“您朝四周望望：风景怎么样？……”

风景的确非常优美。在我们前面的莱茵河呈现一片银灰色，在那苍翠的两岸中间流过；它在一个地方反射着落日那嫣红的金晖。河畔那座掩映在绿荫中的小城展现了所有的房屋和街道，山冈和田野伸展得很远很远。山下的风景很优美，但天上的景色更美：明净而深邃的天空、光芒耀眼而透明的空气都令我特别惊讶。那清新而飘忽的空气像波浪一般轻轻地荡漾着，滚动着，仿佛它在高空中更觉自由了。

“你们挑选了一个很好的住所，”我低声说道。

“这是阿夏找到的，”加金答道。“喂，阿夏，”他继续往下说，“你去关照一下，把一切东西都端到这儿来。我们就在户外吃晚饭。在这里音乐可以听得更清楚些。您可注意到，”

① 德语：太太，晚安！

他转身向我，补了一句。“有的华尔兹舞曲近听完全要不得，简直是一片庸俗而粗野的噪声，但是在远处欣赏，那就好听极了！它会拨动您那罗曼蒂克的心弦的。”

阿夏（其实她的名字叫安娜，可是加金叫她阿夏，请你们让我也这样叫她）这时到屋里去了，不一会儿她跟房东太太一同回来了。她们两个人端来了一个大托盘，盘里放着一瓦罐牛奶，还有些小盘子、匙子、糖、草莓和面包。我们都坐下来开始吃晚饭。阿夏摘下了帽子，她那乌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梳得像男孩一般，一大绺一大绺髻发垂到了脖子和耳朵上。起先她在我面前很害臊，可是加金对她说：

“阿夏，别那么腼腆！他不会咬人的。”

她微微一笑，过了不多久，她跟我交谈起来了。我没有见过比她更好动的人。她没有安定地坐过片刻，她常常站起来，跑进屋里去，又跑回来，嘴里轻轻地哼着曲子，时常发笑，而且笑得非常奇怪：她似乎并不是笑她所听到的，而是笑她头脑里出现的各种想法。她那双大眼睛明亮而又大胆地直望着，但是有时她的眼皮微微眯缝了起来，于是她的目光蓦地变得深沉、柔和了。

我们谈了两小时光景。白天早已消逝了，黄昏起先完全是火红色的，接着变得明亮和红嫣嫣的，再后就变得暗淡而朦胧了，它悄悄地融化着，变成了黑夜，可是我们的谈话却继续着，谈得那么和睦，那么平心静气，宛若我们四周的空气。加金叫人拿来了一瓶莱茵葡萄酒，我们慢慢地喝着。音乐仍然向我们这儿飘来。乐声似乎更悦耳更柔和了；城里，还有河面上的灯火都亮了起来。阿夏忽然低下了头，因而她的

鬓发垂到她的眼睛上了。她缄默着，并且叹了口气。后来她对我们说，她想睡觉，就走进房里去了。不过我看见她没有点燃蜡烛，在一扇关着的窗前站了很久。月儿终于升起来了，月光开始洒在莱茵河上，一切都变了：有的明亮起来了；有的变得晦暗了，甚至连我那刻花玻璃杯里的葡萄酒也开始呈现出神秘的色泽。风住了，好像收起了翅膀，凝然不动了；大地散发出一股芬芳而温暖的夜的气息。

“该回去了！”我扬声说道，“不然的话，可能会找不到船夫。”

“该回去了，”加金也说了一遍。

我们循着小径下山了。忽然有几块石头在我们后面滚了下来，原来是阿夏在追赶我们。

“难道你还没睡？”哥哥问她，可是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打我们旁边跑了过去。

大学生们在旅馆花园里点燃的那最后几盏快要熄灭的小灯从下面照亮了树叶，使它们增添了欢快的节日气氛，呈现出光怪陆离的形态。我们在岸边找到了阿夏：她在跟一个船夫谈话。我跳上了渡船，跟我的新朋友们告别了。加金答应明天来看望我，我握了一下他的手，也向阿夏伸过手去，可她只瞧了我一眼，摇摇头。渡船离岸了，顺着湍急的水流驶去。船夫是个精神矍铄的老头儿，他把桨放入了黑黝黝的水里使劲地划起来。

“您驶进了柱子般的月光里，您把它打碎了，”阿夏向我喊叫起来。

我朝下观看，黑黝黝的波浪在渡船的周围荡漾着。

“再见！”又传来了她的声音。

“明儿见，”加金跟着她也说了一遍。

渡船靠岸了。我上了岸，回头望了望，对岸一个人影也没有。那柱子般的月光又像一座金桥横跨过河流。这时飘来了兰纳^①的一首老的华尔兹舞曲，仿佛来向我告别似的。加金说得对：我觉得我的心弦全都应和着那些动人的曲调而颤栗起来了。我穿过黑沉沉的田野走回家去，慢悠悠地呼吸着那芬芳的空气；我慵懶地走进自己的房间，那是一种由于无目的和无尽头的期待而引起的令人愉快的困倦。我觉得很幸福……可我为什么觉得幸福？我并不期待什么，我什么也不想……我是幸福的。

由于心情过于轻松愉快，我几乎笑起来了，我上床钻进了被窝，已经要闭上眼睛了，可忽然想起我整个晚上一次也没有思念过我那残酷无情的美人儿……“这意味着什么呢？”我问自己。“莫非我堕入了情网？”可是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后，就像个睡在摇篮里的孩子，立刻呼呼入睡了。

三

翌日早晨（我已经醒了，但还没有起床）在我窗下响起了手杖的敲击声和歌声，我立刻就听出了这是加金的嗓音，他唱起来了：

^① 兰纳（1801—1843）：维也纳作曲家，他所作的华尔兹舞曲以流畅、悦耳动听著称。

你是不是在睡觉？我弹奏吉他
来把你唤醒^①。……

我急忙给他开了门。

“您好，”加金一进门就说。“我这么早就来打扰您了，可是看哪，多美的早晨。空气新鲜，露珠晶莹，云雀在歌唱……”

一头光亮的鬃发，脖子裸露着，脸颊绯红，他本人就像早晨一样清新。

我穿上了衣服，我们走出屋子来到了小花园里，坐在一条长凳上，叫人端来了咖啡，我们就扯淡起来。加金把他未来的计划告诉了我：他手头有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财产，能够自立，他想致力于绘画，只是他懊悔这个主意拿得太晚了，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我也谈到了我的打算，并且顺便还把我的失恋的秘密告诉了他。他体谅地听完了我的述说，但是就我所能觉察到的，我没有唤起他对我失恋的强烈同情。只是出于礼貌，他跟着我叹息了几声。加金邀我上他那儿去看看他的画稿。我马上就答应了。

我们没有碰到阿夏。据房东太太说，她到“遗迹”那边去了，就是那座离 L 小城两俄里远的封建时代的城堡的遗迹。加金给我看了他的全部画稿。他的画稿都富有生活气息，很真实，带有一种豪放与雄浑的气派，可是没有一幅画稿是完成的，我觉得他的画粗糙、不准确。我坦率地向他说出了

① 普希金所作的诗篇《我在这里，伊涅齐丽娅》（1830 年）中的诗句。

自己的意见。

“对啊，对啊，”他叹了口气，接着碴儿，“您说得对，这些画都画得很糟，很粗糙，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好好地学过绘画，而且还有那该死的斯拉夫人的懒散习气在作祟。当你梦想着工作的时候，你就像鹰在翱翔，你似乎有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一旦着手做起来，你立刻就觉得浑身软弱无力，困顿疲乏了。”

我本想鼓励他，但他把手一挥，抱起那些画稿，就往沙发上一丢。

“如果我有充分的耐心，我会有所成就的，”他透过牙缝含糊地说，“如果没有充分的耐心，那我仍然是个贵族傻公子。咱们还是去找阿夏吧。”

我们走了。

四

通往“遗迹”的那条路盘曲在一个树木蓊郁、狭窄的山谷的斜坡上，一条小溪在山谷底里奔流，它潺潺作响，在石子中间穿行，仿佛急切地要去跟一条大河汇合，这条大河在被陡峭地截成了两半的山脊的幽暗的绝壁后面静悄悄地闪烁着光芒。加金把我的注意力引向那几个幸运地有阳光照耀着的地方，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出，即使他不是个画家，那至少也是个艺术家。“遗迹”不久就映入眼帘了。在那光秃秃的山岩顶上矗立着一座四角形的古塔，整座塔是黑黝黝的，还很坚固，但好像被一条纵向裂纹劈成了两半。那些长满了青苔

的围墙连接着这座古塔，塔上有些地方爬满了常春藤，弯曲的小树从那些灰色城垛和倒塌了的拱门上垂了下来。一条石子小路直通到还完好无损的大门。我们已经走近了大门，忽然在我们前面有个女子的身影闪了一下，这个身影倏地跑过一堆废墟，在墙上那下面就是深渊的突出地方坐了下来。

“这不是阿夏么！”加金扬声叫道。“真是个疯姑娘！”

我们通过大门走进了一个小院子，几乎半个院子长满了野苹果树和荨麻。坐在墙上那突出地方的当真是阿夏。她向我们转过脸来，不禁笑了起来，但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加金点了点指头威吓她，我大声地责备她的这种冒险行为。

“得啦，”加金低声对我说，“你可别惹她，您还不了解她：她大概还会爬到塔顶上去呢。您还是去欣赏欣赏当地人的聪明机灵吧，这会叫您惊讶不置的。”

我朝四下望望。有个老妇人坐在一个临时小木棚的角落里编织着长袜子，从眼镜后面也斜地望着我们。她出售给游客啤酒、蜜糖饼干和酸酐矿泉水。我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从那沉甸甸的、带把的锡杯里喝起相当冷的啤酒来了。阿夏还是一动不动地盘腿坐在那里，头上包着薄纱围巾，她那婀娜多姿的体态在晴朗的天空的衬托下显得轮廓分明，格外美丽；可我抱着反感望着她。昨晚我就发觉她神态不十分自然，有点矫揉造作……“她想使我们感到惊讶，”我寻思着。“这是为什么？多么孩子气的反常行为？”她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似的，忽然向我投来了急速而锐利的目光，她又笑起来了，并跳了两下，从墙上下来，走到那个老婆子跟前，向她要了一杯矿泉水。

“你以为我想喝水吗？”她转脸向哥哥低声说，“不，墙上那些花得浇水了。”

加金没有搭腔；可她拿着一只玻璃杯，又爬上废墟，有时站定了，俯下身子，带着滑稽可笑的认真态度浇上几滴水，水珠在阳光下闪耀着灿烂夺目的光辉。她的动作很可爱，可我仍然对她不满，尽管我不由自主地欣赏着她那动作的轻快和敏捷。在一个危险的地方她故意喊叫一声，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我更觉恼火了。

“她爬呀跳呀，就像只山羊，”老婆子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她有一会儿工夫没有织她的长袜子了。

阿夏终于把自己那只玻璃杯倒空了，顽皮地摇晃着身子，回到我们这儿来。她那古怪的讪笑使她的眉毛、鼻孔和嘴唇微微地抽搐了几下；那对乌黑的眼睛似乎挺愉快而又有点放肆地眯缝着。

“你们认为我的举动是不成体统的吧，”她的脸似乎在说，“我倒并不在乎：我知道你们是很欣赏我的。”

“干得好，阿夏，真灵巧，”加金低声说。

她蓦地仿佛害臊起来，垂下了她那长长的睫毛，温文尔雅地坐到我们身旁，好像犯了过错似的。这当儿我头一次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她的脸，一张我所见到的、最变化无常的脸。不一会儿，这张脸变得苍白了，现出了全神贯注的、几乎是悲伤的神情；我似乎觉得她的脸盘显得大些了，更严峻了，也更纯朴了。她完全安静下来了。我们绕遗迹走了一圈（阿夏跟在我们后面），欣赏着风景。然而午饭时间快到了。加金把酒钱付给了老婆子，又要了一杯啤酒，转身向我，扮了个狡

猾的鬼脸，扬声叫道：

“祝您的心上人健康！”

“难道他有，——难道您有心上人吗？”阿夏忽然问道。

“谁没有心上人，”加金反问道。

阿夏沉思了一会儿，她的险又变了，又显露出挑衅的、几乎是无礼的冷笑。

在归途中，她不时地哈哈大笑，淘气得更放肆了。她从树上折下了一条很长的树枝，把它当作一支枪扛在肩上，并把围巾裹在头上。我记得，我们碰见了一伙淡黄色头发、举止古板的英国人，他们是一家人；当时仿佛有人指挥似的，一声口令，他们那玻璃似的眼睛全都不约而同地带着冷淡而诧异的神情目送着阿夏，可她仿佛故意惹他们生气似的，大声地唱起歌来。一回到家，她马上就到自己的屋里去了，到吃饭时才出来，她穿上一件最好的衣服，精心地梳理了头发，还紧紧地绷着手套。在餐桌上她彬彬有礼，几乎很拘谨，差不多没吃什么东西，只用高脚酒杯喝水。她显然想在我面前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一个彬彬有礼的、颇有教养的小姐的角色。加金不管她，可见他在各方面对她听之任之已经习以为常了。加金只偶尔温和地瞥我一眼，微微耸耸肩，仿佛想说：“她是个孩子，别见怪。”一吃完饭，阿夏就站起来了，向我们行了个屈膝礼，戴上帽子，问加金：她可不可以上露依莎太太家去？

“你早就有此打算了吗？”他露出老是那样的、但这会儿却带点儿窘态的微笑答道，“难道你跟我们在一起觉得无聊吗？”

“不是的，可我昨天已经答应了露依莎太太，上她那儿去看望她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会更好些，N先生（她点点我）还会告诉你些什么呢。”

她走了。

“露依莎太太，”加金开始说，竭力避开我的目光，“是本地前市长的遗孀，是一个善良的，然而头脑简单、胸无点墨的老太太。她很喜欢阿夏。阿夏热衷于跟下层的人们交朋友，我发觉骄傲往往是这种行动的起因。您可以看得出来，我太宠她了，”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补了一句，“您叫我怎么办？我对任何人都不会很严厉的，对她就更不用说了。我必须宽容地待她。”

我默不作声。加金更换了话题。我认识他越久，就越喜欢他。我不久就了解他了。这是真正的俄罗斯性格：诚实、正直、纯朴，但可惜有点儿萎靡不振，缺乏顽强精神和热情。在他身上青春并没有像泉水那样喷涌出来，它只闪出宁静的光辉。他很亲切可爱，又很聪明；可我不能想象，他到了壮年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一个艺术家……不下一番苦功，是不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的……瞧他那副和善相，听他那慢条斯理的话语，我觉得他不会下苦功的！不会的！他不会鼓足干劲、坚持不懈的。但不喜欢他又不可能，因为心被他吸引去了。我们俩一起消磨了四个小时光景，有时坐在沙发上，有时在房子前面散步，在这四小时里我们成为挚友了。

太阳落山了，我也该回家了。阿夏还没有回来。

“她多么任性！”加金低声说。“要不要我送您回去？咱们顺路上露依莎太太家去，我去问问，她是不是在那儿。不用

走很多弯路。”

我们下了山往城里走去，拐入了一条狭窄的、弯弯曲曲的小巷，在一座只有两扇窗宽、四层楼高的房子前面站定了。这座楼房在临街的一面第二层比第一层突出些，而第三层和第四层比第二层更突出；整座房子饰着古老的雕刻，底层有两根很粗的柱子，尖尖的瓦屋顶，顶楼上有像鸟喙般伸展的突出部分，这一切使整所房子看起来像一只拱起背的大鸟。

“阿夏！”加金叫道，“你在这儿吗？”

三楼一扇灯光明亮的小窗咯瞪一声打开了，我们看见了阿夏那一头乌黑的秀发。一个德国老妇人的牙齿掉光、视力极差的脸在她身后露了出来。

“我在这儿，”阿夏说，娇媚地把两个胳膊肘支撑在窗台上，“我在这儿很好。给你，接住，”她补充说，把一枝天竺葵扔给了加金，“你就假定我是你的心上人。”

露依莎太太笑了起来。

“N要走了，”加金不以为然地说，“他要跟你告别。”

“真的吗？”阿复低声说。“如果是这样，那就把我这枝天竺葵送给他，我马上就回来。”

她砰的一声把窗关上了，还可能吻了一下露依莎太太。加金默默地把那枝天竺葵递给了我。我就默然把它放进了口袋，一直走到渡口，摆渡到对岸去了。

我记得，我在回家的路上什么也不想，可是心头却感到异样的沉重。忽然间有一股强烈的、闻惯了的，但在德国却是罕有的气味袭来，使我大为惊讶。我站住了，看见道路旁边有一小畦地里种着大麻。它那草原的气息立刻使我想起了

祖国，并在我的心灵里唤起了对祖国强烈的思念。我真想呼吸一下俄罗斯的空气，真想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行走。“我在这儿干什么？为什么在异国他乡漫游；为什么在陌生的外国人中间逗留？”我扬声叫道，我心里那死人般的沉重感忽然变成了痛苦的、火燎般的激动情绪。我怀着与前一天完全不同的心情回到了家里。我觉得自己几乎怒火中烧了，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一种连我自己也不能理解的烦恼笼罩着我的身心。末了我坐下了，想起了我那阴险狡诈的寡妇（我每一天都是以对这个寡妇的严肃的追忆而结束的），我从她给我的信中抽出一封来。可我甚至没有把这封信展开，我的思想又立刻转到另一方面去了。我开始想……想到阿夏。我想起了加金在谈话中间向我暗示过的使他不能回归俄国的一些困难……“得啦，她是不是他的妹妹？”我大声地说道。

我脱了衣服，躺下了，竭力想入睡；但一小时后我又在床上坐了起来，一个臂肘支在枕头上，又想起那个强作笑容的任性姑娘……“她的体态活像拉斐尔^①创作的法尔内西纳别墅壁画里的小加拉泰阿^②，”我低声说，“对，她不是他的妹妹……”

这时寡妇的那封信非常安静地躺在地板上，在月光下惨然发白。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

② 加拉泰阿是罗马法尔内西纳别墅里的一幅壁画，画中的加拉泰阿是希腊神话中一个体现平静的海的女神。

五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 L 小城去了。我对自己说，我要去看看加金，可我暗地里却渴望着看看阿夏在做什么，她是不是又会像前一天一样“做出古怪的举动来”。我在客厅里见到了他们俩，说也奇怪！——是不是由于我在夜里和早晨想俄罗斯想得多了，因此我觉得阿夏完全是个俄罗斯少女，并且是个普通的少女，几乎像个侍女。她穿的是一件旧衣服，她把头发梳到了耳朵后面，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前，文雅而又安静地在绣架上刺绣，好像她一辈子没有干过别的活儿。她几乎一句话也不说，沉静地看着自己的活儿，她脸上的神情是那样平常，不引人注目，使我不由得想起了我们家里的卡佳们和玛莎们来了。为了更逼真些，她还轻轻地唱起《妈妈——亲爱的妈妈》^①来了。我瞅着她那有点儿发黄的、没精打采的小脸蛋，想起了昨天的那些念头，我不禁感到有些惋惜。天气好得出奇。加金对我们说，今天他要出去写生；我问他，可不可以让我陪他同去，我会妨碍他吗？

“恰恰相反，”他答道，“您会给我出好主意的。”

他戴了一顶 à la Van Dyck^②圆帽子，穿了一件工作短衫，腋下夹一个硬纸匣，就出发了；我不慌不忙地跟在他后面。阿

① 《妈妈——亲爱的妈妈》是一首俄罗斯民歌。作者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名叫莫克林斯基的不大著名的诗人，曲子是由阿·克里耶夫谱写的。

② 法语：凡·戴克式的。凡·戴克（1599—1641），著名的弗兰德斯画家，以肖像画大师闻名。

夏留在家里。加金临走时，叫她要当心，别把汤做得太稀；阿夏答应会到厨房里去照看的。加金来到了我已经熟悉的一个山谷，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开始描绘一株有窟窿的、枝杈伸展得很远的老橡树。我躺在草地上，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本小书；可我没有看完两页，而他也只是在画纸上信手涂抹，因为我们谈得越来越起劲，依我看，我们谈得很透彻，富有理性：应该怎样工作，什么是应该避免的，什么是应该遵循的，以及在我们时代艺术家本身有什么意义等等。加金终于拿定了主意，说他“今天精神不佳”，就在我身边躺下了，于是我们年轻人的话匣子就毫无拘束地打开了，一会儿很热烈，一会儿陷入了沉思，一会儿兴高采烈，但似乎总是含糊其辞的，俄国人就是那么乐于把话说得含蓄、晦涩。我们谈够了，心满意足了，仿佛我们干了什么事情，有了什么成就似的，便回家去了。我发觉阿夏的神情跟我离开她时一模一样；不管我怎样努力地观察她，都没有在她身上发觉丝毫卖弄风情的神态，也没有发觉故意扮演一个角色的迹象；这会儿可不能责怪她装模作样了。

“啊——哈！”加金说。“她在戒斋和忏悔呢。”

傍晚时分，她几次毫不做作地打起呵欠来，并且很早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不久我也向加金告辞回家了。我已经不再胡思乱想，因为这一天我的头脑很清醒。不过我记得我上床睡觉时，曾经不由自主地高声说过：

“这个姑娘多么反复无常啊！”我沉思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她反正不是加金的妹妹。”

六

整整两个星期过去了。我每天都去找加金兄妹。阿夏仿佛在躲开我，但已经不再淘气了，不再有在我们相识的头两天使我感到惊讶的那种举动了。她似乎在暗暗地伤心，或者有些惶恐不安；她的笑声也少了。我怀着好奇心观察着她。

她操着一口相当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可是从各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她从小就缺乏妇女的照料，她所受的是一种令人奇怪的、不寻常的教育，跟加金所受的教育根本不同。尽管加金戴的是凡·戴克式的帽子，穿着工作短衫，但仍然使人感觉到他那温柔的、近乎娇生惯养的大俄罗斯贵族的派头，而她却不像一位小姐，她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不安稳，因为这棵野生小树刚嫁接过，这酒还在发酵中。她天生腼腆、胆怯，她痛恨自己的羞涩，苦恼地竭力装出一副大胆放肆的样子，但她并不是常常都能得心应手的。我曾几次向她问起她在俄国的生活，她的过去，她都勉强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不过我还是探问到她出国前曾在乡下住了很久。有一次我看见她独自在看书。两手捧着脑袋，手指都深深地插进头发里，她正在贪婪地阅读。

“好啊！”我说，走到她跟前，“您多么用功呀！”

她稍微抬起了头，庄重而严肃地瞅了我一眼。

“您以为我只会笑吗？”她低声说，想要走开……

我瞥了一下书名：这是一部法国长篇小说。

“不过我不能称赞您所选读的这本书，”我说道。

“那么看什么书呢！”她扬声说道，随手把书往桌上一扔，并补了一句：“要么我还不如去胡闹逗笑，”说着就跑到花园里去了。

那天晚上我给加金朗诵了《赫尔曼和多罗特娅》^①，阿夏开头只是在我身边串来串去，后来她忽然站住了，侧着耳朵，悄悄地坐到了我的身边，一直听到朗诵完毕。第二天我又认不出她了，当时我可没有想到，原来她忽然想要做一个像多罗特娅那样善于持家、举止稳重的人，总之，在我看来，她几乎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她自尊心极强，甚至在我生她的气的时候她也招我喜欢。只是有一点我越来越相信——她不是加金的妹妹。他没有把她当做自己的妹妹那样看待：对她过于亲热，过于依顺了，同时还有点儿勉强成分。

有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显然证实了我的猜疑。

一天傍晚，我走到加金他们所住的葡萄园跟前，发觉便门上了锁。我思忖了一会儿，便跑到先前早已发现的围墙上一个倒塌的地方跳了进去。离此处不远，在一条小路旁边，有个用洋槐搭建成的亭子；我靠近它，准备走过这个亭子，再往前走……忽然听到了阿夏的嗓音，我不觉一惊，她很激动地含着泪说了下面的话：

“不，除了你，我谁也不爱，不，不，我只要爱你一个人，永远只爱你一个人。”

^①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1749—1832）所作的一部长篇田园诗。他在这首诗中歌颂了家庭生活和德国小市民的性格。十九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俄国偏于理想的浪漫主义者醉心于德国文学，而蔑视当时以社会小说（乔治·桑等）占优势的法国文学。

“得啦，阿夏，安静些儿，”加金说，“你知道我是相信你的。”

他们的谈话声在亭子里响了起来。我透过那稀疏地交织在一起的树枝看见了他们俩。他们都没有发觉我。

“爱你，只爱你一个人，”她又说了一遍，并向他扑了过去，搂住了他的脖子，她一边声音发抖地痛哭着，一边吻起他来，紧紧地偎倚在他的胸前。

“得啦，得啦，”他连声说，并用手轻轻地抚弄着她的头发。

我木然站了一会儿……接着又猝然一振。“去找他们吗？决不去！”这个念头在我头脑里闪了一下。我快步回到了围墙跟前，从那个倒塌的地方跳到路上，几乎奔跑着回家去了。我边笑边搓着手，这一巧遇突然证实了我的猜疑，我很惊讶（我没有一刻怀疑过我的猜疑的正确性），可是我心里很痛苦。“不过，”我心想，“他们真会装模作样！可是为什么呢？他们何苦欺骗我呢？我没有料到他会来这一手……多么感人的解释？”

七

我一夜睡不安稳，第二天早晨很早就起床了。我背起了旅行背包，对我的房东太太说，天黑以前，不必等我，就徒步上山去了，我沿着流经乙小城的那条河向上游走去。这些山是称做狗背的山脉的支脉，就其地质方面来说，是迥非寻常的；这些山脉特别以玄武岩地层的整齐和纯粹而出众；可

是我顾不上从地质方面去考察。我弄不明白内心起了什么变化；只有一种感觉我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不愿再跟加金他们见面了。我自以为我所以突然对他们产生反感，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对他们的表里不一感到不满。谁强迫他们冒充兄妹？不过，我竭力不去想他们，我从容不迫地在山上和山谷里漫步，在乡村的小酒馆里坐坐，跟店主和顾客们友好地聊聊，或者在晒得暖烘烘的扁石上躺一会儿，仰望着飘过的云彩，幸而天气又非常的好。我就这样过了三天，并不是没有乐趣的——虽然我心里有时感到愁闷。我的心情和那个地方宁静的大自然恰好是相称的。

我完全沉浸在这无人知晓的巧遇中，浮想联翩。这些印象从容地变换着，在我心里相继掠过，最后留下了一个总的感觉，把我在这三天中所看到的、感觉到的和听到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了——这一切就是树林里的树脂的清香，啄木鸟的叫声和啄木声，从有花斑鲑鱼在沙子河底游来游去的、清澈见底的小溪里发出的潺潺不绝的絮语声，隐约可见的群山的轮廓，幽暗的岩石，那些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古老教堂和年代久远的树木的整洁的小村庄，草地上的鹳鸟，轮子转得很快的舒适的磨坊，农民们那亲切的脸，他们的蓝坎肩和长统灰袜子，套着肥壮的马匹而有时套着母牛、吱嘎作响、缓慢地行驶着的大车，以及在两旁种植着苹果树和梨树的清洁的道路上行走着的、留着长发的年轻的朝圣者……

甚至现在我回忆起当时的景象，仍然感到十分愉快。向你致敬，德国土地上的普通一角。你知足常乐；到处都有你那勤劳的双手留下的痕迹；你那坚忍耐劳，虽然是从容不迫

的劳动留下的痕迹……向你致敬，祝你平安！

到第三天晚上，我回家去了。我忘记说了，由于我对加金他们不满，我想使那个铁石心肠的寡妇形象在我心中复活起来；可我白费劲儿，毫无结果。我记得当我想起她的时候，我看见了有个五岁光景的乡下小姑娘站在我面前，她有一张圆圆的小脸蛋，那双小眼睛天真无邪地用力瞪着。她那么心地纯正而又稚气十足地望着我……她那清澈的目光看得我害臊起来，我不愿在她面前扯谎，立刻跟我以前所爱的人彻底决裂，永远告别。

我在屋里发现了加金留下的一张便条，他对我的出乎意料的决定感到吃惊，还责备我为什么不跟他结伴同行，他请求我一回来就上他们那儿去。我不高兴地念了一下这张便条，不过第二天我就到 L 小城去了。

八

加金对我友好相迎，但口气温和地把我责备了一顿；而阿夏仿佛故意地一看见我就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起来，并且跟往常一样又立即跑开了。加金显得很尴尬，在她背后含糊不清地说她发疯了，要我原谅她。说真的，我非常恼恨阿夏；我本来就觉得不自在，而这时又听到她那不自然的笑声，看到她那令人奇怪的装腔作势的动作。可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并把我这次短期旅游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加金。他也对我说了我不在的时候他干了些什么。可是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不顺利；阿夏走进屋里来了，接着又跑开了；末了我说，我

有急事，该回家了。加金开头不让我走，后来凝神地看了我一眼，表示愿意送我回家。在前室里，阿夏忽然走到我跟前来了，伸给我一只手，我轻轻地握了一下她的指头，向她微微弯了弯腰。我跟加金一同渡过了莱茵河，经过一棵我所喜爱的栲树和一座圣母雕像，我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欣赏风景。于是我们之间进行了一席饶有意味的谈话。

开头我们交谈了几句，接着就望着那条清澈的河流，默然不语了。

“请告诉我，”加金带着平日的笑容忽然说，“您对阿夏有什么看法？您一定觉得她有点儿古怪，对不对？”

“是呀，”我不无困惑地答道。我料想不到他会谈起她来。

“要评论她，就得好好地了解她，”他低声说，“她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可是她的头脑总是异想天开，不好对付，跟她难以相处。不过，如果您知道她的身世，就不能责怪她了。”

“她的身世？……”我打断了加金的话。“难道她不是您的……”

加金瞥了我一眼。

“您是不是认为她不是我的妹妹？……不，”他继续往下说，没有注意到我的慌乱神情，“她确实是我的妹妹，她是我父亲的亲生女儿。请您听我把话说完。我觉得您是可以信赖的，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

“我的父亲是个很善良、有头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然而又是个不幸的人。命运对待他并不比对待其他许多人坏；但他却经受不住命运对他的初次打击。由于爱情，他很早就结了婚；他的妻子，就是我的母亲，不久就死了；她去世时，我

才六个月。父亲把我带到乡下去了，他在乡下待了整整十二年，哪儿也不去。他亲自对我进行教育，他是决不会离开我的，要不是他的亲兄弟，即我的叔叔，到乡下来看望我们。这位叔叔担任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经常住在彼得堡。他劝父亲把我交给他去照管，因为父亲怎么也不同意离开乡下。叔叔向他指出，像我那样年龄的男孩过着完全孤寂的生活是不好的；况且又经常跟着一个像我父亲那样的抑郁寡欢、沉默寡言的教师，我一定会落后于我的同龄人的，而且我的脾气也容易变坏。父亲对自己兄弟的规劝一直不同意，但最后终于让步了。跟父亲分别时我哭了；我爱他，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他脸上露过笑容……可我到了彼得堡以后，不久就忘记了我们那忧郁的、没有欢乐的家庭。我进了士官学校，又从士官学校转入了近卫军联队。我每年到乡下住上几个星期，每年发觉我父亲越来越抑郁寡欢了，他经常陷入沉思，默想得出神，顾虑重重。他每天去教堂，几乎不会说话了。有一次我回家探亲（我恐怕已经二十岁出头了），我头一次看见我们家里有一个瘦弱的、黑眼睛的十岁光景的小姑娘——阿夏。父亲说，她是孤儿，是他领来抚养的——他正是这样说的。我没有特别注意她，她是个野孩子，像头小野兽那么伶俐、沉默，我一走进我父亲喜爱的房间——一个阴暗的大房间，我母亲就在那儿去世的，那儿甚至白天也点蜡烛——她立刻就躲到他那张伏尔泰式的圈椅后面，或者摆满书籍的书架背后去了。以后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后来的三四年中，我由于职务上的原因，不能去乡下了。我每月收到一封父亲寄来的短信；他很少提到阿夏，提到她时，也只是一笔带过。他已经

五十岁出头了，但他看起来还像个年轻人。突然间我毫无思想准备地收到了管家寄来的一封信，信上向我报告了我父亲病危的消息，他恳求我尽快地回家，假如我想跟父亲诀别的话。我的惊慌不安您是可想而知的。我火速赶回，见到父亲还活着，但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看见我非常高兴，伸出他那瘦骨嶙峋的胳膊拥抱我，用不知是探究还是央求的目光久久地望着我，当我答应了我会履行他最后的要求之后，他就吩咐贴身的老仆人去把阿夏带来。老头儿把她带了进来，当时她几乎站不住了，浑身索索发抖。

“‘你瞧，’父亲费力地对我说，‘我把我的女儿，你的妹妹，托付给你。雅科夫会把一切告诉你的，’他指指仆人，补了一句。

“阿夏失声地痛哭起来，把脸伏在床上……半小时后我的父亲就与世长辞了。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阿夏是我父亲和母亲生前的婢女塔吉雅娜所生的女儿。这个塔吉雅娜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她那高而匀称的身材，她那标致的、严肃而聪慧的面孔，她那乌黑的大眼睛。大家公认她是个骄傲的、难以接近的姑娘。我从雅科夫那毕恭毕敬、半吞半吐的话里了解到，我父亲是在我母亲去世了若干年以后跟她同居的。塔吉雅娜当时已经不住在主人的房子里了，而是住在她那已经出嫁的妹妹——一个喂牲口的女人——的农舍里。我父亲热恋着她，在我离开乡下之后，他甚至要娶她为妻，可她本人不同意做他的妻子，虽然他提出过这个要求。

“‘已故的塔吉雅娜·弗拉西耶夫娜，’雅科夫站在门旁，

两手放在身后，对我这样说，‘她做任何事情都很慎重，不愿让您父亲受委屈。她说，对您来说我是个什么样的妻子？又算个什么样的太太呢？她就是这样说的，当着我的面说的。’

“塔吉雅娜甚至不愿意搬到我们家里来住，她带着阿夏仍然住在自己妹妹那儿。在童年时代，我只是每逢节日才在教堂里见到塔吉雅娜。她扎着一块深色的头巾，肩上披着一条黄披肩，站在人群中靠近窗子的地方，她那端庄的侧影在透明的玻璃上清晰地显现出来，她恭顺而庄严地祈祷着、按照古老的仪式深深地躬着身子。叔叔把我带走的时候，阿夏还只有两岁，她在九岁时失去了母亲。

“塔吉雅娜刚一去世，父亲就把阿夏领到自己家里来了。他先前也表示过，希望把她带在身边，可是塔吉雅娜拒绝了他的这个要求。可以想象一下，阿夏由主人领养之后，她的身心会发生什么变化。她至今还忘不了第一次给她穿上绸衣服和吻她手的那个时刻。在母亲活着的时候，她把阿夏管教得很严；在父亲那儿她就享有充分的自由了。他是她的老师；除他以外，她见不着外人。他并不溺爱她，也就是说，并不过分地照料她；但他热烈地爱着她，她要怎样就让她怎样，从来不加约束，因为他自以为对不起她。阿夏很快就明白了，她在家里是个重要人物，她知道主人就是她的父亲；但她也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虚假地位；自尊心在她心里强烈地发展起来，多疑心理也随着滋长起来；不良习惯在她身上深深地扎下了根，天真淳朴消失了。她（她自己有一次向我承认过这一点）要迫使所有的人忘记她的出身，她既替自己的母亲感到害臊，也为自己所蒙受的耻辱而感到羞愧，但她又为母亲

感到自豪。要知道她已经懂得了许多，并且正在懂得在她这样的年纪还不应该懂得的事情……难道这是她的过错吗？青春的活力在她身上激发起来了，热血沸腾了，但身边没有人指导她。什么都得靠她自己！要做到绝对自主对她来说难道是件容易的事吗？她要做个不比别人逊色的小姐；她一心扑在书本上。这样做又于事何补呢？错误地出世的生命继续错误地成长着。但她的心没有变坏，她的头脑是健全的。

“于是我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突然间却要去照顾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父亲死后的头几天，一听到我的声音，她就会心神恍惚，我的爱抚使她感到苦恼，不过她一点一点地逐渐对我习惯起来了。诚然，等到后来她相信我的确承认她是妹妹了，并且把她当做妹妹那样爱她了，她这才对我紧紧相随、依依不舍，因为她的感情没有半点是虚假的。

“我把她带到了彼得堡。尽管跟她分离会使我多么痛苦，可我无论如何也是不能跟她一起生活的；我把她送进了一所最好的寄宿学校。阿夏明白了，我们的分离是必要的，但她开头害起病来，几乎死去。后来她好容易才习惯了，在寄宿学校里待了四年；不过和我的期望相反，她几乎跟以前一模一样。寄宿学校校长常常向我告她的状。‘对她既不能责罚，’女校长对我说，‘但好言相劝，她又不听。’阿夏异常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很好，是个最优秀的学生；但她不肯随波逐流，她脾气固执，孤僻成性。我不能过分责备她，处在她的地位上，要不就低三下四，要不就孤傲不合群。在她所有同学中，她只跟一个面目丑陋、受过虐待的穷姑娘合得来。其他女同学多半出身名门，都不喜欢她，还尽可能挖苦她、讽刺她；阿

夏对她们也寸步不让。有一次上神学课，教师读到恶习时，阿夏就大声地说道：‘阿谀奉承和胆小如鼠都是最坏的恶习。’一句话，她还是我行我素；不过她的举止、风度有所长进，虽然在这方面她似乎还没有多大成就。

“后来，她年满十七岁，不能再留在寄宿学校里了。我的处境相当难。我忽然想出了个好主意：退役、去国外一年或两年，把阿夏带在身边。我这样想，就这样做了；于是我同她就到了莱茵河畔，我在这里致力于绘画，可她……依然淘气，跟从前一样举止古怪。不过现在我希望您不要过分严厉地指摘她，虽然她装得什么都不在乎，但她很重视人家的意见，特别是您的意见。”

加金又温和地笑了笑。我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

“一切就是这样，”加金又说起来，“可是她真叫我没有办法。她有地道的火药性格。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中她的意。即使往后她会爱上谁，那也是一种棘手的事！我有时不知道拿她怎么办。前几天她忽然想起了什么：突然说我对她比以前更冷淡了，还要我相信她只爱我一个人，而且一辈子将爱我一个人……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

“原来是这样……”我刚低声说了一句，就咬住舌头，不往下说了。

“那么请告诉我，”我问加金，我们之间谈得很坦率，“难道到目前为止她当真还没有一个意中人吗？在彼得堡她不是见过许多年轻人吗？”

“他们压根儿不中她的意。不，阿夏需要的是英雄，一个不平凡的人，或者就像画中的山谷里的牧羊人。可我跟您谈

得太久了，耽误了您的时间，”他站起来，补了一句。

“喂，”我说，“咱们上您那儿去，我不想回家了。”

“那么您要办的事呢？”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加金和善地笑了笑，我们回 L 小城去了。看到那熟悉的葡萄园和山顶上那所白色小屋，我便有甜滋滋的感觉——就是说心头感到甜滋滋的，仿佛有人悄悄地把蜜往我的心坎里灌。听了加金的一番话后，我心头就觉得轻松多了。

九

阿夏在房子的门限上迎接我们，我又以为她要笑了，可是她脸色煞白，默不作声，低垂着眼睛，朝我们走来。

“他又来了，”加金开了腔。“你要注意，是他自己要来的。”

阿夏表示疑问地看了我一眼。我便向她伸出一只手去，这会儿我紧紧地握住了她那冰冷纤细的指头。我很怜惜她，以前使我纳闷儿的许多事，我现在都能理解了，她内心的不安、举止的反常、好卖弄自己的那种欲望——这一切我都清楚明白了。我探察了她的心灵，一种暗藏在心底里的苦恼经常使她感到难受，她那未成熟的自尊心使她心乱如麻，心神不宁，但她的全部身心都在追求真理。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古怪的少女打动了我的心，她使我迷恋的不仅仅是从她那婀娜多姿的身体里洋溢出来的带点野性的美，我也喜欢她的心灵。

加金在自己的一堆画稿里翻寻起来；我邀请阿夏跟我一块儿去葡萄园散步。她马上就答应了，并且高兴地、几乎是

顺从地同意了。我们往下走去，走到了半山腰，就在一块宽阔的石板上坐了下来。

“不跟我们在一起，您不觉得寂寞吗？”阿夏开腔了。

“那么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觉得寂寞吗？”我问道。

阿夏乜斜地瞥了我一眼。

“是呀，”她答道。“山上好吗？”她立刻又往下说。“这些山高不高？比云更高吗？您给我讲讲吧，您看到了些什么。您讲给我哥哥听了，可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您自己要走开的，”我说道。

“我走开……是因为……现在我不走开了，”她嗓音里带着信任的柔情补了一句。“今天您生气了。”

“我？”

“您。”

“为什么，请别那么想……”

“我不知道，可您生气了，愤愤地走了。您这样离去，我很难过，您回来了，我真高兴。”

“我也很高兴，我又回来了。”我低声说。

阿夏耸了耸肩，就像孩子们高兴的时候常有的那种姿态。

“哦，我是善于猜测的！”她继续往下说。“我常常只要根据父亲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咳嗽声，就能知道他对我是不是满意。”

在那天以前，阿夏一次也没有向我谈起过她的父亲。这使我很诧异。

“您爱您的爸爸吗？”我说，非常糟糕，我忽然觉得我脸红了。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也脸红了。咱们俩都默不作声。远远有一艘轮船在莱茵河上驶过，腾起一缕黑烟，我们就朝轮船望去。

“您为什么不说话？”阿夏嘟囔了一句。

“今天您为什么一看见我就放声大笑起来？”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我有时想哭，可是反而笑了。您不该根据我的举动来判断我的为人……哎哟，顺便问问，关于洛蕾莱的传说^①是个什么样的神话故事？瞧，这不就是她的岩石？据说，她早先是把所有的人都淹死，而当她堕入情网的时候，她自己跳进水里去了。我很喜欢这个故事。露依莎太太常常给我讲各种故事。露依莎太太那儿有一只黄眼睛的黑猫……”

阿夏抬起了头，她的鬈发抖动了一下。

“啊，我多么快乐，”她说道。

这当儿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单调的声音朝我们飘来。几百个人的声音带着有节奏的抑扬顿挫齐声唱着赞美诗，曲调不断地重复着，祈祷的人群举着十字架和神幡在山下那条路上缓慢地行进着……

“我真想跟他们一起去，”阿夏一边说，一边侧耳谛听着那逐渐减弱的、时起时伏的声音。

“难道您那么笃信上帝吗？”

^① 德国的民间传说：莱茵河里的女妖以自己的歌声引诱渔夫，使他们的小船在岩石上撞得粉碎。根据这个传说，曾写成了许多作品，其中特别著名的是德国诗人海涅的叙事诗《洛蕾莱》，这首诗后来被谱写成一首德国民歌。

“我很想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祈祷，去干一番艰苦的事业，”她继续往下说。“要不然，光阴一天天流逝，生命将会结束，可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您还胸怀大志呢，”我说，“您不愿虚度此生，而想留芳百世……”

“难道这不可能吗？”

“不可能，”我差一点会跟着说一遍……可我瞥了一下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只低声说了一句：

“您去试试吧。”

“请您告诉我，”阿夏沉默了片刻后又说。这当儿她那本来就很苍白的脸上又掠过一片阴影，“您很喜欢那位太太吗？……您可记得，哥哥在‘遗迹’那儿还为她的健康干过杯，这是在我们相识后的第二天。”

我不禁笑了起来。

“令兄在开玩笑；没有一位太太我喜欢过；至少现在没有哪一位是我喜欢的。”

“您喜欢女人身上的哪些方面？”阿夏问道，她露出了天真而又好奇的神情，把头向后一仰。

“这个问题问得多怪呀！”我扬声说道。

阿夏有点儿不好意思了。

“我不应该向您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不对？请您原谅我，我已经习惯了：脑子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因此我怕说话。”

“看在上帝的份上，您说吧，别害怕，”我接着她的话说，“我很高兴，您到底不再怕陌生了。”

阿夏埋下了眼睛，轻柔地笑了起来；我还没见她这样笑

过。

“嗯，您讲讲吧，”她继续往下说，一边抚平衣服的下摆，把它盖在自己的腿上，好像她打算坐很久似的，“请您讲讲或者朗诵些什么，就像您可记得，曾经给我们朗诵《奥涅金》里的诗句那样……”

她忽然沉思起来……

如今十字架和树枝的阴影，
掩盖着我那可怜的母亲。^①

她低声地念着。

“普希金的诗句可不是这样写的，”我说道。

“我真希望我就是达吉雅娜^②，”她还是若有所思地继续往下说。“您讲讲吧，”她活跃地接着说。

可我没有心思讲故事。我瞧着她，她全身沐浴着灿烂的阳光，显得安详而又温柔。在我们周围，在我们下边，在我们头顶上——天空、大地和河流——都闪耀着欢乐的光辉，连空气似乎也充满了光辉。

“您瞧，多美啊！”我说，不由自主地压低了嗓音。

“是呀，很美！”她也那么轻轻地回答着，眼睛并没有看我。“假如我们都是鸟儿，我们就会冲入云霄，疾飞而过……”

① 引自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第四十六节，与原作略有出入。

② 上述诗体小说中的女主人公。

就会淹没在碧空中……可我们都不是鸟儿。”

“但我们是能够长出翅膀的，”我不以为然地说。

“怎么可能呢？”

“您活着，您就会懂得的。有一些感情会使我们从大地上飞起来。别着急，往后您会长出翅膀的。”

“那么您已经长出来了？”

“对您怎么说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飞翔过。”

阿夏又沉思起来了。我稍微俯下了身子靠近她。

“您会跳华尔兹吗？”她忽然问道。

“我会，”我答道，但有点儿大惑不解。

“那么咱们走吧，去跳舞吧……我请哥哥给我们演奏华尔兹舞曲……我们就这样想象着我们在飞翔，我们长出了翅膀。”

她往宅子跑去，我也尾随着她跑去了——不一会儿，我们就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在兰纳的柔和婉转的乐曲声中旋转起来了。阿夏的华尔兹舞跳得非常好，她兴致勃勃地跳着。有一种女性的温柔突然从她那少女的端庄的面容中显露出来。后来我的手还久久地有着与她那柔软的身体相接触的感觉；并且还久久地听得到近在耳边的她那急促的呼吸声；我仿佛还久久地看见在那张苍白的，但却兴奋的、给鬃发猛拂着的脸上那双乌黑的、凝然不动的，几乎是闭着的眼睛。

+

这一天过得好极了。我们快乐得像孩子一般。阿夏很可爱，天真淳朴。加金十分高兴地望着她。我很晚才回去。船驶到了莱茵河中央，我请求船夫让船顺流而下。老船夫把桨举了起来，那气势雄伟的河流把我们带走了。我四下望望，谛听着，回忆着，忽然觉得内心很不平静……我举目仰望天空，可是天上也不平静：星星密布，穹隆一直在摇晃着、移动着、战栗着；我俯身望着河流……但在那儿，在那黑沉沉的、寒冷的深处，星星也在轻轻地摆动着、战栗着；我觉得仿佛到处都是动荡不安的，因此我心里就越发不平静了。我把臂肘支撑在船舷上……风在我耳际絮语，船尾处河水发出轻微的汨汨声，这些声音使我心烦意乱，波浪的凉爽气息并没有使我冷静下来；一只夜莺在岸上唱起歌来，它的歌声像带甜味的毒药感染了我，使我热泪盈眶，但这不是无缘无故的欢乐的泪水。我所感觉到的已经不是还在不久前，当我心旷神怡，似乎觉得了解一切、热爱一切的时候所体验到的那种包罗各种愿望的模糊感觉了……不！我心中燃起了渴求幸福的欲望。我还不肯确定它的名字——但是幸福，充分的幸福——这就是我所渴求的，并且为此而感到苦恼……小船一直向前飘浮而去，那个老船夫伏在桨上，坐着打盹儿。

十一

第二天我又去找加金他们了，我没有问过自己，是不是爱上了阿夏；可我十分想念她。我很关心她的命运，我很高兴我们突然接近起来了。我觉得我从昨天起才真正认识她；在那以前她总是躲开我。现在当她终于向我打开了她的心扉的时候，她的形象多么光彩夺目、令人心醉，对我来说，这形象是多么新奇，它害羞地闪露了多么神秘的魅力……

我生气勃勃地走在那条熟悉的道路上，不停地望着远处的一所白色小屋；我不但没有想到未来，而且连明天也不想；我觉得非常快乐。

我走进屋子的时候，阿夏脸上泛起了红晕；我发觉她又打扮得很漂亮，可她脸上的神情和她的装束是不相称的，因为她的神情是那样地忧郁。可我这么高兴地来了！我甚至觉得她跟往常一样又要跑开了，但她竭力克制着，留下来了。加金正处在艺术家的那种狂热和心醉神迷的特殊心情中，当略识门径的艺术爱好者以为他们能够——照他们的说法——“捉住大自然的尾巴”的时候，他们都会阵发性地突然被这样的心情袭住。他站在绷得紧紧的画布前面，头发蓬乱，身上沾满了油彩，画笔在画布上挥舞，几乎是粗野地使劲对我点了点头，他倒退了一步，眯缝起眼睛，又专心致志地画画了。我不愿打扰他，就在阿夏身边坐了下来。她那双乌黑的眼睛慢慢地向我转了过来。

“您今天和昨天不一样了，”我说，几次想使她嘴角露出

笑意，但都枉费心机。

“不，不是这样的，”她不慌不忙地低声说，表示了异议。“不过这没关系。我睡得不好，整夜想呀想的。”

“想什么呀？”

“哎呀，我想的事情可多哩。这是我从小就养成的习惯，还在跟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就……”

“妈妈”这个字眼她说得很费劲，接着又说了一遍：

“我跟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就……我心里想，为什么没有人能知道自己往后会怎么样；有时你看到大祸就要临头，但却无法避免；为什么永远不能把真话全部说出来？……后来我又想，我什么也不懂，我必须学习。我应当再受教育，我所受的教育非常差。我不会弹钢琴，也不会画画，连缝纫活儿也做得很差。我一无所长，跟我在一起大概会感到很无聊吧。”

“您对待自己不公正，”我表示了异议。“您读过很多书，您有知识，再说您很聪明……”

“我很聪明？”她问道，神态是那么天真，好刨根问底儿，我不由得笑起来了，可她连一丝笑容也不露。“哥哥，我聪明吗？”她问加金。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继续画他的画，并且不断地更换画笔，把一只手举得高高的。

“有时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阿夏仍然若有所思地继续往下说。“有时我居然会害怕自己，确实如此。啊，我真想要……女人不应当读很多书，不是吗？”

“读很多书并不需要，不过……”

“请问，我应该读些什么书？请您告诉我，我应当做些什么？凡是您叫我做的，我都会去做的，”她脸朝着我，天真而又信任地补了几句。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您跟我在一起不觉得无聊吗？”

“哪儿的话，”我说。

“好吧，谢谢！”阿夏不以为然地说道。“可我认为您会觉得无聊的。”

她那灼热的小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嗯！”这当儿加金突然喊叫一声：“这个背景不暗吧？”

我走到他跟前去。阿夏站了起来，走开了。

十二

一小时后她回来了，站在门口，向我招招手。

“喂，”她说，“要是我死了，您会可怜我吗？”

“今天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扬声叫道。

“我认为我不久就会死的；有时我似乎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在跟我告别。死倒比这样活着好……哎呀！您可别这样瞧着我；真的，我并不装假。否则，我又会怕您的。”

“难道您怕我吗？”

“说实话，如果我真是这么古怪，那不是我的错儿，”她答道。“要知道，我连笑都笑不出来……”

她直到晚上还是那么悲怆和忧伤。我不明白她到底有什么心事。她的目光常常停留在我身上；在这种令人纳闷的目

光的逼视下，我的心慢慢地揪紧了。她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平静，可我望着她的时候，总是想劝她别激动。我以欣赏的目光观察她，我在她那苍白的脸蛋上，也在她那踌躇不决的缓慢的动作上都发觉了迷人的美。可她不知为什么却认为我心绪不佳。

“听我说，”在我告别前不久，她对我说，“一想到您会认为我很轻佻，我心里就感到痛苦……今后您永远要相信我对您所说的话，不过您对我也要坦率，我会永远对您说实话的，我向您保证……”

“保证”这个词又使我笑起来了。

“哎呀，您别笑，”她活泼地说，“否则，我今天就会把您昨天对我所说的话再说一遍：‘您干吗笑？’”她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又补了一句：“您可记得昨天您谈到翅膀的那些话？……翅膀我倒是长出来了，可是没处可飞呀。”

“哪儿的话，”我低声说，“条条道路都向您开放着。”

阿夏瞥了我一眼，视线集中地直望着我的眼睛。

“今天您对我有不好的看法，”她双眉紧蹙着说。

“我？有不好的看法？对您！……”

“你们俩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的，”加金打断了我的话，“要不要我像昨天那样给你们演奏华尔兹舞曲？”

“不，不，”阿夏表示了异议，两手握得紧紧的，“今天绝对不要！”

“我不勉强您，放心吧……”

“绝对不要，”她脸色煞白，又说了一遍。

*

*

*

“莫非她真的爱我吗？”我寻思着，向那黑浪滚滚的莱茵河畔走去。

十三

“莫非她真的爱我吗？”第二天我刚一醒来就问自己。我不愿探察自己的内心。我觉得她的形象，一个“笑得很不自然的少女”的形象深印在我的心坎儿里了，短时间内不可能摆脱它；我上 L 小城去了，在那儿逗留了整整一天。我只见到阿夏一会儿工夫。她觉得身子不舒服：头痛。她把额头包了起来，下楼来待了一会儿，脸蛋苍白而又消瘦，几乎闭上了眼睛；她微微一笑，说：“等一会儿就会好的，这不要紧；一切都会过去的，不是吗？”她说着就走开了。我感到寂寞无聊，有点儿忧伤和空虚感，可我久久不想离去，很晚才回家，在这之前阿夏再也没有露过面。

第二天早晨是在我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过去的。我想着手做一些事情，但是做不成；我打算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可是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我在城里来回溜达，回到家里，又出去了。

“您是 N 先生吗？”忽然从我背后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声音。我回头看了一下，一个男孩子站在我面前。“这是安奈特小姐给您的，”他补了一句，把一张便条交给了我。

我打开了便条，认出了阿夏那不端正的、潦草的笔迹。

我一定要见您，您今天四点钟到那个石砌的小教堂去，就在“遗迹”附近的路上。今天我做了一件非常鲁莽的事……看在上帝份上，您来吧，您就会知道一切的……请对来说个“行”字就成了。

“有回信吗？”那个男孩子问道。

“你就说：行。”我答道。

男孩跑开了。

十四

我回到了自己的屋里，坐下沉思起来。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把阿夏的便条反复地念了几遍。我看了一下表：还不到十二点。

门开了，进来的是加金。

他脸色阴沉，一把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把它握得紧紧的。他似乎很激动。

“您怎么啦？”我问道。

加金拉过来一张椅子，跟我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三天以前，”他脸上勉强堆笑，讷讷地说，“我所讲的那个故事使您感到惊讶。今天我会使您更吃惊。跟别人我大概不敢……那么坦率地……可您是个高尚的人，您是我的朋友，是不是这样？听我说：我的妹妹阿夏爱上您了。”

我不禁浑身哆嗦了一下，从椅子上欠起身子。

“您妹妹，您说……”

“是呀，是呀，”加金打断了我的话。“我对您说，她疯了，还要逼着我发疯。可是，幸而她不会扯谎，并且挺信任我。哎呀，这个姑娘有颗什么样的心呀……可她会毁掉自己的，准会毁掉的。”

“您弄错了，”我说。

“不，我没有弄错。您可知道，昨天她几乎躺了整整一天，什么东西也不吃，不过并无怨言……她从来不抱怨什么。虽然傍晚前她有点发烧，可我并不着急。今天凌晨两点时，我们房东太太叫醒了我说：‘快去看看您的妹妹，她有点不舒服。’我就跑去看阿夏，发觉她和衣躺着，发着高烧，脸上泪痕斑斑；她的额头滚烫，牙齿直打战。‘你怎么啦？’我问，‘你病了吗？’她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开始恳求我把她尽快地带走，如果我要让她活下去的话……我一点也不懂她的意思，竭力安慰她……她哭得更伤心了……从她的痛哭声中我忽然听出来了……嗯，总而言之，我听出来了，她爱您。请您相信，咱们都是有理智的人，简直不能想象她的感情多么深挚，她以多么不可思议的力量才倾吐出她内心的这种感情；它像一阵晴天霹雳，突然无法抗拒地降到她的身上。您是个和悦可爱的人，”加金继续往下说，“但她为什么这么爱您——说真的，我也不明白。她说，她第一眼看到您时就对您产生了爱情。几天前她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而哭了，当时她要我相信，除了我，她谁都不爱。她认为您瞧不起她，大概您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问过我，有没有把她的身世告诉过您，我当然说没有讲过；可是她敏感极了。她只有一个愿望：离开这儿，而且立刻就走。我陪她一直坐到天亮；我答应了她，

我们明天就离开这儿，——她这才睡着了。我考虑再三，决定跟您谈谈。依我看，阿夏是对的：最好是我们俩离开这儿。要是我头脑里没有出现阻止我离开的那个念头，那么今天我就带她走了。也许……怎能知道呢？您喜欢我的妹妹？要是这样，我何必带她走呢？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把任何羞耻都置之度外，而且我自己也有所察觉……我决定……问问您……”可怜有加金不好意思地说。“请原谅我，”他补了一句，“我不习惯处理这种伤脑筋的事。”

我握住了他的手。

“您想要知道，”我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不是喜欢您的妹妹？是的，我喜欢她……”

加金瞥了我一眼。

“不过，”他讷讷地说，“您不会娶她，不是吗？”

“您怎么要我回答这样的问题？您自己想一想，我现在能不能……”

“我知道，我知道，”加金打断了我的话，“我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您回答，我的问题提得太不礼貌了……可您叫我怎么办呢？玩火是不行的。您不了解阿夏；她会病倒、逃跑，跟您约会……别的姑娘会把一切都藏在心里，等待着——可她不会。这在她还是头一次——不幸就在于此！要是您看到今天她在我脚边痛哭流涕的情景，那您就会了解为什么我忧心忡忡了。”

我沉思起来了。加金的“跟您约会”这句话刺痛了我的心，我觉得他既然那么坦率，而我不以诚相待，那是可耻的。

“对，”我终于说，“您说得对。一小时前我接到了您妹妹

的一张便条。瞧。就是这一张。”

加金把便条拿了过去，很快地看了一遍，两手垂在两膝上了。他脸上那副惊讶的神情是很可笑的，可我顾不上笑了。

“我再说一遍，您是个高尚的人，”他说，“不过现在该做什么呢？怎么办呢？她自己要离开这儿，并且给您写了信，责备自己做事鲁莽……她怎么有时间写这张便条的？她要您干什么呢？”

我安慰了他，我们尽可能冷静地交谈起来，商量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我们终于决定：为避免出事，我应该去赶约，向阿夏作一番真诚的解释；加金一定要待在家里，装作不知道她写过便条那回事，而晚上我们约定再见面。

“现在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您身上了，”加金说，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请您原谅她，也原谅我吧。明天我们还是走的，”他站起来，补了一句，“因为您不会跟阿夏结婚的。”

“给我一些时间，到晚上回答您，”我答道。

“好吧，不过您不会跟她结婚的。”

他走了，我猛地坐到沙发上，闭上了眼睛。我晕头转向了，因为我的头脑里思绪万千，一下子都涌现出来了。加金那种坦率的态度使我很恼怒，阿夏也使我心烦，她对我的爱情既令我高兴，也令我窘迫不安。我不能理解，是什么迫使她向她哥哥吐露一切的；必须很快，几乎是立刻拿定主意，这使我很苦恼……

“跟一个有她那种性格的十七岁姑娘结婚，这怎么可能呢！”我边说，边站了起来。

十五

在约定的时间里，我渡过了莱茵河，在对岸第一个碰到我的就是一早就来找我的那个小男孩。他显然是在等我。

“安奈特小姐给您的，”他悄悄地说，递给了我另一张便条。

阿夏通知我，我们约会的地点变更了。半小时以后不要到小教堂去，而是到露依莎太太家里去，先敲底层的门，然后直上三楼。

“又是说：行？”男孩问我。

“行，”我重复了一遍，就沿着莱茵河河岸走去。

已经没有时间回家了，我也不愿在街上溜达。城墙外面是个小花园，花园里面有一个滚地球的棚子，还有几张桌子供爱喝啤酒者在此畅怀痛饮。我走进小花园。几个已经上了年纪的德国人在滚地球；木球滚动着，发出了撞击声，有时响起了人们的喝彩声。一个泪汪汪的漂亮的女侍者给我端来了一杯啤酒；我瞥了一下她的脸。她倏地扭转脸，走开了。

“是呀，是呀，”坐在这儿的两个两颊发红的胖先生低声说。“我们的汉兴今天很伤心：她的未婚夫去当兵了。”

我瞧了她一眼：她紧挨着角落站着，一只手托住了脸颊；泪水一滴一滴地顺着她的手指直淌下来。有人要喝啤酒，她就给他端上一杯，然后又回到了她原先呆着的地方。她的悲伤也对我产生了影响，我想起了等着我的约会，可是我的思想是沉重的、不愉快的。我赴这个约会的心情并不是轻松的；

我不是沉浸在互相爱恋的欢乐中；我只是信守诺言，去完成一项困难的任务。“跟她可开不得玩笑，”加金的这句话像一支箭似的射穿了我的心。大前天，我在那只随波逐流的小船上不是因为渴望幸福而烦恼过吗？如今幸福是可能得到了，可我却犹豫不决，放弃了，我本该把它推开……它来得那么突然，使我感到窘迫不安。阿夏本人，她那容易发热的头脑，她的身世，她所受的教育，这个讨人喜欢的、脾气古怪的女子——说实在的，使我害怕了。各种感情在我心里斗争了很久。约会的时间逼近了。“我不能跟她结婚，”我终于决定了，“她不会知道我也爱上了她。”

我站了起来，把一个三马克银币放在那可怜的汉兴手里（她连谢也没有谢我），就到露依莎太太家里去了。天空中已经布满了黄昏的阴影，昏暗的街道上空那狭长的带子似的天空给晚霞染红了。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门立刻打开了。我跨过门限，置身在一片漆黑之中。

“往这儿走，”听到了一个老妇人的声音。“正等着您哪。”

我摸索着走了一两步，谁的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抓住了我的手。

“露依莎太太，是您吗？”我问道。

“是我，”同一个人的声音答道，“是我，我的漂亮的年轻人。”

老妇人领我又登上一条陡直的楼梯，并在三楼过道上站住了。在从小窗透进来的微光映照下，我看见了市长遗孀那布满皱纹的脸。那过分甜蜜而狡猾的微笑使她那干瘪的嘴拉长了，并使那双无神的眼睛眯细了。她向我指了指一道小门。

我两手哆嗦着打开了门，并随手把门关上了。

十六

我走进那个小房间相当昏暗，所以没有立刻看到阿夏。她裹着一条长披巾，坐在窗旁的一张椅子上，她把脸扭向一边，几乎藏了起来，活像一只受惊的小鸟。她呼吸急促，浑身发颤。我无法形容地可怜起她来了。我走到了她跟前。她把脸扭得离我更远了……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我说道。

她忽然把全身挺直了，想瞧我一眼——可是她做不到。我抓住了她的一只手，她的手冰冷，握在我手里的像是一只死人的手。

“我本想要……”阿夏开腔了，竭力装出笑容，但那两片苍白的嘴唇却不听她使唤，“我本想要……不，我不能，”她说完，就不作声了。事实上，每个字地都是断断续续地说出来的。

我在她身旁坐下了。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我重复了一遍，继续说点儿什么我也同样无能为力。

一阵沉默。我还是握着她的手，望着她。她也仍然缩着身子，呼吸急促，微微地咬着下嘴唇，免得哭出来，并忍住不断涌出的眼泪……我望着她：在她那怯生生的、木然的静坐中显现出了一副感人的、软弱无力的神态：仿佛她十分疲乏，勉强走到椅子跟前，就跌倒在椅子上。我的心软了。

“阿夏，”我说得几乎听不见……

她慢慢地抬起眼睛望着我……啊，一个堕入了情网的女人的目光，谁能描写呢？这双眼睛，它们在央求着，表示着信任，又在询问着，表示愿把终身托付给……我经受不住这双眼睛的迷人的魅力。一团微妙的火焰宛如一枚枚灼热的针掠过我的全身；我俯下身去吻了她的手。

我听到了一阵发抖的声音，像是一阵若断若续的叹息声，我觉得有一只哆嗦得像一片树叶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我抬起了头，看见了她的脸。她的脸忽然变样了！恐惧的神色从她的脸上消失了，目光投向遥远的地方，并且把我也吸引过去了，两片嘴唇微微张开，额头白得像大理石，那头鬈发向后飘拂，仿佛风把它们吹到脑后去的。我把一切都忘了，我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她的一只手听话地服从了，她的全身随着她的手移过来，披巾从肩上滑落下来，她的头轻轻地偎依在我的胸口上，在我那灼热的嘴唇下面……

“随您……”她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的双手滑到了她的腰部……可我忽然想起了加金所说的话，这像一道闪电似的使我清醒过来。

“我们在干什么啊！……”我扬声叫道，慌忙地倒退了一步。“您的哥哥……要明白他全都知道……他知道我在跟您相会。”

阿夏颓然坐到了椅子上。

“是啊，”我继续往下说，一边站了起来，走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您的哥哥全都知道……我必须把一切全都告诉他……”

“必须吗？”她含糊地问。显然她还无法镇静下来，不能理解我的话。

“是啊，是啊，”我口气有点儿冷酷地重复了一遍。“这都要怪您一个人，怪您一个人。为什么您自己泄露了您的秘密？谁强迫过您要把一切都告诉您的哥哥？他今天来找过我了，把您跟他所说的话全都告诉了我。”我竭力不看阿夏，迈着大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现在一切都完了，一切，一切都完了。”

阿夏想要从椅子上站起来。

“坐下，”我大声嚷着，“坐下，我请求您。您是在跟一个正直的人交往，是的，跟一个正直的人。可是，看在上帝份上，什么事使您那样激动？难道您发觉我身上起了什么变化了吗？可是今天您哥哥来找我时，我不能再瞒他了。”

“我在说些什么呀？”我暗自思量着，但那些念头——我是个不道德的骗子，加金知道我们的约会，一切都被误会了，都暴露了——一直在我的头脑里萦回着。

“我没有叫哥哥来，”阿夏惊慌地小声说着，“他自己来的。”

“您瞧瞧，您干了什么，”我继续往下说。“现在您倒要离开……”

“是的，我应该走了，”她又轻轻地说，“我请您到这儿来，只不过是跟您告别。”

“您以为，”我反问道，“跟您离别，我会觉得轻松吗？”

“可您为什么告诉我哥哥呢？”阿夏困惑莫解地又说了一遍。

“我对您说，我不能不这样做。要是您自己不泄露自己的

秘密……”

“我是把自己锁在自己屋子里了，”她老实地答道，“可我不知道我的房东太太还有一把钥匙……”

在这样的时刻，她这种天真的道歉当时几乎使我很生气……可是现在我不能无动于衷地想起这件事，一个可怜的、正直的、诚实的孩子！

“现在一切都完了！”我又说了一遍。“一切都完了。现在我们应该分手了。”我偷偷地瞥了阿夏一眼……她的脸颊立刻泛起了红晕。她又羞又怕，我感觉到这一点。我像一个发高烧的病人，走来走去，说着胡话：“您不让逐渐成熟的感情继续发展，您自己破坏了我们的友谊，您不信任我，您怀疑我……”

我说话时，阿夏的身子越来越向前倾斜——她忽然双膝跪下，把头埋在手心里，痛哭起来了。我跑到她跟前，想把她扶起来，可她不让我扶。我受不了女人的眼泪，因为一看见女人落泪，我立刻就会张皇失措的。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阿夏，”我反复地说，“我恳求您，看在上帝份上，请别哭了……”我又抓住了她的一只手……

可是，使我大为惊讶的是，她忽然站了起来，快得像一道闪电向门口奔去，一会儿就不见了。

几分钟后，露依莎太太走进屋子——当时我还站在屋子中央，宛若遭到雷击似的。我不明白，这次约会怎么会这样快速、这样糟糕地结束了——我还没有说出我想要说的，也是我应该说的百分之十的话语，而在我自己还不知道这次约会会得到怎样的结局的时候，就结束了……

“小姐走了吗？”露依莎太太问我，她的黄眉毛稍微竖起一点就碰到了假发。

我像个傻瓜似的望了她一眼，就走出去了。

十七

我出了城，径直地向田野走去。烦恼，那极度的烦恼使我很痛苦……我一直痛责自己。我怎么不能理解使阿夏变更我们约会地点的原因，怎么不珍惜她到这个老婆子家里来所付出的代价，我怎么不留住她！在这个僻静的、光线暗淡的屋子里跟她单独在一起，我竟会有力量和勇气把她推开，甚至还责备她……可是现在她的形象老是萦绕在我的心头，我请求她原谅；想起了那张苍白的面孔，那对湿润而又羞怯的眼睛，那低垂着的脖子上的松散的头发，那轻轻地偎依在我胸口上的脑袋——这些回忆使我很难过。“随您……”我听见了她的低语声。“我问心无愧，”——我让自己相信……不对！难道我真的愿意出现这样的结局！难道我能跟她分离吗？难道我能失去她吗？“疯子！疯子！”我怨恨地连声说着……

然而夜幕降临了。我迈开大步向阿夏所住的那所房子走去。

十八

加金走出来迎接我。

“您见到我的妹妹了吗？”他还离得很远时就向我大声问

道。

“难道她不在家吗？”我问道。

“不在家。”

“她没有回来？”

“没有，这要怪我，”加金继续往下说，“我忍不住了，我违背了诺言，跑到小教堂里去了；她不在那里；那么她没有赴约罗？”

“她没有到小教堂去。”

“您也没有见到她吗？”

我不得不承认我见过她。

“在哪儿见到的？”

“在露依莎太太那儿。一小时前我才跟她分手的，”我补了一句。“我可以肯定地说，她已经回家了。”

“咱们等一下，”加金说。

我们走进屋子，并排坐了下来。我们默默无言。两人都觉得很尴尬。我们不停地回过头去，望着门口，侧耳谛听着。加金终于站起来了。

“这太不像话！”他扬声叫道。“我心神不安，真的，她会送掉我的命……咱们去找她吧。”

我们一同走了出去，户外已经漆黑一片了。

“您跟她谈了些什么？”加金问我，把帽子拉到眼睛上。

“我跟她见面只有五分钟光景，”我答道。“我跟她说的话都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

“您听我说，”他说，“咱们最好分头去找，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快些把她找到。一小时后您无论如何要到这儿来。”

十九

我从葡萄园急匆匆地下山，赶到城里去了。我快步走遍了所有街道，到处东张西望，甚至还望了一下露依莎太太的窗子，然后回到莱茵河畔，沿着河岸跑去……女人我倒碰见几个，但却不见阿夏的人影。如今折磨着我的已经不是烦恼，而是一种内心的恐惧，我不仅觉得害怕……不，我还感到悔恨，感到极大的遗憾，同时也发觉了爱情，是的！一种最温柔的爱情。我绞着两手，在那渐渐变浓的黑暗的夜色里呼唤着阿夏的名字，起先喊得很轻，后来喊得越来越响了；我连声喊了百来次，说我爱她，我起誓永远不跟她分离；我愿意抛弃人世间的一切，只要再握一下她那冰冷的手，再听到她那轻柔的嗓音，再见到她站在我的面前……她曾经近在咫尺，抱着极大的决心，怀着一颗十分天真纯朴的心灵和感情向我走来，她给我带来了她那白璧无瑕的青春……而我却没有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我失去了幸福，失去了那种能看到她那可爱的脸蛋儿、因内心的喜悦而神采焕发的幸福。想到这一点，我几乎发疯了。

“她会上哪儿去呢？她对自己会干出什么来着？”我扬声叫道，陷入了束手无策的绝望的苦闷中……这时有个白色的东西在岸边蓦地闪现了一下。我知道那个地方；那儿，大约在七十年前溺死的一个男人的坟墓上竖立着一个半截埋入土里的石头十字架，十字架上镌刻着古老的墓志铭。我的心一揪紧，凝然不动了……我跑到十字架跟前：一个白色的身影

不见了。我喊了一声：“阿夏！”这种狂叫声把我自己也吓坏了，可是没有人答应……

我决定去问问，加金有没有把她找到。

二十

我沿着葡萄园的小径很快地往上登去，我看见了阿夏房间里的灯光……这使我安心了一些。

我走到屋子跟前，底层的门已经关上了，我敲了一下门。底层那扇没有灯光的窗子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加金的脑袋探了出来。

“找到了吗？”我问他。

“她已经回来了，”他低声地回答我，“她在自己的房间里脱衣服。总算平安无事。”

“谢谢谢地！”我扬声叫道，我的高兴劲儿简直无法形容。“谢谢谢地！现在一切都好了。可是您要知道，我们应当再谈谈。”

“另找时间谈吧，”他不以为然地说，并把窗子轻轻地关上，“另找时间谈吧，现在该告别了。”

“明天见，”我低声说，“明天一切都会解决的。”

“再见，”加金又说了一遍。窗子关上了。

我几乎要去敲窗子了。我当时就想告诉加金，我要向他妹妹求婚。可是现在似乎不是求婚的时候……“等到明天吧，”我心里寻思着，“明天我会幸福的……”

明天我会幸福的！幸福是没有明天的，它也没有昨天；它

不记得过去，也不去想未来；它只有现在——而且不是一天——只是短暂的一瞬间。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走到 Z 城的。不是两条腿把我带回来的，也不是小船把我送回来的：是一种大而有力的翅膀使我飞了起来。我经过了灌木丛，一只夜莺在那儿歌唱；我站住了，听了很久：我觉得它在歌唱我的爱情和我的幸福。

二十一

第二天早晨，当我走近一座熟悉的小房子的时候，有一种情况使我大吃一惊：小房子的全部窗子都打开着，门也洞开着；门坎前面纸片狼藉；一个女仆拿着扫帚在门口出现了。

我走到她跟前……

“他们都走了！”我还来不及问她：加金是不是在家？她就先贸然地说出这句话。

“他们都走了！”我重复一遍，“他们怎么走的？上哪儿去了？”

“他们今天早晨六点钟就走了，没有说上哪儿去。等一等，您就是 N 先生吗？”

“我就是 N 先生。”

“房东太太那儿有一封给您的信。”女仆上楼去，随即拿了一封信又回来了。“就是这封信，先生。”

“这不可能……怎么会有这种情况？……”我说道。

女仆漠然看了我一眼，就扫起地来。

我打开了信。是加金写给我的，阿夏一行字也没有写。信

是这样开始的：他请我不要因为他们突然离去而生他的气；他相信，我好好儿考虑一下，就会赞同他的决定的。他想不出别的办法来摆脱有可能陷入困境的那种处境。“昨天晚上，”他写道，“我们俩默默地等着阿夏回来的时候，我确认我们必须分手了。有些成见我是尊重的；我明白，您不能跟阿夏结婚。她全都告诉我了；为使她安心，我不得不对她一再提出的坚决的要求让步了。”在信的末尾，他对我们的友谊这么快就结束表示遗憾。他祝愿我幸福，友好地握我的手，并恳求我不要设法寻找他们。

“是些什么成见？”我不禁喊道，仿佛他能听见我的话似的。“真是胡说八道！谁给了他把她从我手里夺走的权利……”我抱住了头……

女仆大声地呼唤起房东太太来了：她的惊慌使我清醒过来。在我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念头：去找他们，无论如何要找到他们。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甘心于这样的结局。我从房东太太口中打听到，他们是搭早晨六点钟驶往莱茵河下游的轮船走的。我到轮船公司售票处去了，在那儿打听到，他们买的是去科隆的票。我回家去了，以便立刻收拾行李，搭乘轮船去追赶他们。我不得经过露依莎太太的房子……我忽然听到，有人在叫我。我抬起了头，在昨天我跟阿夏相会的那个房间的窗子里看见了市长遗孀，她露出了令人厌恶的微笑，正在呼唤我。我扭转了脸走了过去；可她在后面朝我嚷了一句，说什么她有一件东西要交给我。听到这句话，我站住了，并且走进她的房子。当我又看到这个房间的时候，我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

“说实在的，”老妇人开腔了，并给我看一张小小的便条，“我应当在您亲自来找我的时候才把它交给您，可您是个多么漂亮的年轻人啊。拿去吧。”

我接过了便条。

在一张小纸片上有人用铅笔匆忙地写了以下几行字：

别了，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我不是由于骄傲而走的——不，我只能这样做。昨天我在您面前哭了，当时要是您对我说一句话，只要说一句，那我就不会走了。可是这句话您没有说。看来，这样更好……永别了！

一句话……啊，我是个疯子！这句话……昨天晚上我流着眼泪，把这句话不知道重复过多少遍，我对着风白白地说了又说，在旷野里也说过不止一遍了……可就是没有对她说过这句话，我没有告诉她我爱她……而且当时我也不可能说这句话。我在那间不吉祥的屋子里跟她见面的时候，我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我对她的爱情，甚至当我跟她哥哥在茫然而痛苦的默默无言中一起坐着的时候，也还没有意识到……只是过了短暂的几分钟之后，当我害怕可能会发生不幸，并开始寻找和呼唤阿夏的时候，爱情的火花才以无法抑制的力量勃然迸发出来……但那时已经晚了。“这不可能！”有人会对我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可能，——我只知道这是事实。要是阿夏身上有丝毫轻浮的气质，要是她的地位不是虚有其表的话，那她就不会走了。任何别的女子能忍受的，她都受不了，这点我却不了解。我身上的恶神在我跟加金最后一次在

那幽暗的窗前相聚时也不让我对他倾吐衷肠，我还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竟从我手里滑落了。

当天我带着收拾好的手提箱回到 L 小城，随后搭乘轮船上科隆去了。我记得轮船已经启航；我暗暗地跟这些街道，跟所有这些我永远不该忘记的地方告别，这时我见到了汉兴。她坐在岸边的一条长凳上，脸色苍白，但并不忧伤；有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站在她身旁，笑嘻嘻地在跟她讲话；在莱茵河的彼岸，我那尊小圣母像还是悲郁地在一棵古老栲树的幽暗的绿荫中显露着。

二十二

在科隆我偶然发现了加金兄妹的足迹：我打听到他们到伦敦去了；我就追踪而去；但在伦敦我白费力气，没有找到他们。我很久还不死心，执著地寻找了很久，但我终于不得不放弃会找到他们的这一希望。

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俩——也没有见到过阿夏。我常常听到关于加金的不可靠的消息，然而她对我来说却永远消失了。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几年后，有一次我在国外一节火车车厢里瞥见了一个女人，她的脸蛋和我永远忘不了的那个面容活脱儿一样……可我大概上了这种偶然相似的当了。在我的记忆里，阿夏仍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里所认识的那个少女，那个我最后一次看见的、斜倚在一张低矮的木椅背上的少女。

不过我应当承认，我没有为她悲伤过久；我甚至发觉命

运作了很好的安排，没有让我和阿夏结合；我用这个想法安慰自己：大概娶这样的妻子是得不到幸福的。当时我年轻——未来，那短促的、易逝的未来，在我看来似乎是无限的。我在心里寻思着：难道过去了的就不能再回来了，难道就不能变得更好、更美？……我认识了一些别的女人，但是阿夏在我心里所激起的感情，那炽热的、温柔的、深沉的感情，已经不会再产生了。不！对于我来说，没有一双眼睛可以替代满怀爱情凝视过我的那双眼睛；没有哪一个偎依在我怀里的心上人能使我的心感到那么快乐和甜蜜，甚至陶醉得停止了跳动！我这人命中注定要过独身的孤寂的生活，我度着寂寞的岁月；可我把她的那些便条和枯萎了的天竺葵花——她以前从窗口丢给我的那朵花——作为圣物保存着，这朵花至今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味儿，而她扔花给我的那只手，那只在我嘴上仅仅吻过一次的手，或许早已在坟墓里腐烂了……我自己——情况怎样呢？那些幸福的、焦虑不安的日子，那些转眼即逝的希望和抱负给我留下了什么呢？一枝微不足道的小植物所散发出的那股淡淡的香味儿却比人的一切欢乐和哀愁存在得更长久——甚至比人本身存在得更长久。

一八五七年